

銅版

四書五經

朱熹注

大學

大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3 0466 4212 4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公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儆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有所明，德於天下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此入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也。齊，是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身也。齊，是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與帝。曰克明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汗。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止於至善也。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釋詩作經。○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止。隅。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繼續也。○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云瞻彼淇澳。菜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諠於六反。某詩作綴。荷叶韻音阿。闕下版反。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威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而復瑤之治。宜石

使成形質也。磋以鐵錫磨以冰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琇嚴密之貌。備言其功。尚探之貌。懼也。威可

者既琢而復磨也。道言也。學請講習討論之事。自備言其功。尚探之貌。懼也。威可

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請講習討論之事。自備言其功。尚探之貌。懼也。威可

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適學自備言其功。尚探之貌。懼也。威可

所以得之之由。尚探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威。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石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周。頌呼樂音

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循人不異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列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而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字皆去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於己獨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聞音開。厭鄭氏讀為壓。○間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自然欲揜其善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懼勃值反。好樂並去其一用之所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贊。○忿懼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傲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存則無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諱
為僻，惡而之，惡，赦好，並去聲。詳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僻，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而使眾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平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暴則所令反從矣。噫，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家令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丞。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善也。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母以使之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一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夫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戩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絀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矣。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也不慎而言。國所謂明德。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德。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禮記。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真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貝。○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用。○迸。猶逐也。言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在不奪農時，則節用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之疾矣。量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以散財以得未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大學章句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之意也。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